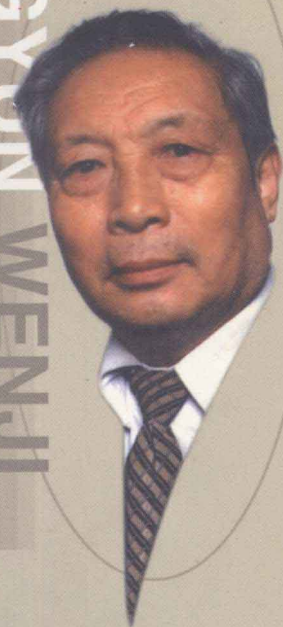


程云文集

CHENGYUN WENJI



第一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程云文集

第一卷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云文集(1-3 卷)/程云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0.5

ISBN 7-5430-2156-0

I. 程… II. 程… III. 程云-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740 号

书 名:程云文集(1-3 卷)

著作责任:程 云

责任编辑:潘长胜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39623 82842176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1.875 字 数:1000 千字 插 页:16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0-2156-0/I·322

定 价:120.00 元/套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蹒跚的足迹 ——代自序

纵观中国历史,20世纪是中国最辉煌、最扬眉吐气的世纪。世纪之初的1911年,清王朝王冠落地,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民主的大旗,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本人有幸生于斯世,因爱好笔墨、琴瑟,又跻身于作家、音乐家群中,往往受人以“青眼”,实感荣幸,也实感惶恐。

生活、工作在新中国的条件下,本人又是中共正式党员,而且又是早年(18岁)入党,本该如鱼得水,但生性颇为顽劣,且疾恶如仇,所以也常在“白眼”包围中度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举目张”,1957年大“张”了一下,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入了另册。还算幸运,本人只落了个“保护右派过关”的罪名。1959年再一“张”是“反右倾”,本人也还算幸运,只被“重点批判”了一番完事。

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是1936年秋,在西安《西京日报》的《古城》副刊上。恰恰是将要饿饭时得到了大洋2元的稿费。在延安的6年间曾写过2部儿童剧脚本,为另一部儿童剧作曲。但统统没有收到这部文集中来,本文集完全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作品。

阶级斗争之“目”的最后一“张”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张”是“文革”。在劫难逃,我被“打”成了“湖北、武汉的黑帮头子”!被无休止地批斗自不待言,最苦的是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然而,我这人

已“顽劣成性”，只要有空，仍挥笔不已。我有一条信念：江青一伙的那一套荒谬绝伦，是不会长久的。本集中的戏曲剧本《闯王旗》就是在“文革”中写出的。“文革”一结束，武汉汉剧院的陈伯华，北京京剧院的赵燕侠、袁世海、李和曾分别将其搬上舞台在武汉及首都同时上演，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汉剧的戏曲电影片，算是赶上了一个“好行市”。

1977年陈丕显同志来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召见我时宣告两件事：

1. 你的材料我都看了。什么“黑帮”不“黑帮”，一风吹！

2. 黄镇同志（当时任中央文化部长）打电话来，要你去首都工作，任中央歌舞团党委书记、团长。我只同意是“借”。（果然，两年多之后他又把我“讨”了回来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1985年离休。）

我这人不会、也不愿当“官”，坐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只好下班后回家用“剩余劳力”从事写作，自嘲为“干私活儿”。

回首自审这文集中的文字，有两点尚可自慰：

1. 有些文章今年写的明年就看不得了。还好，本文集中50年代写的，60年代写的，虽无啥精彩之处，但仍可复读。

2. 总还作了些“学问”，涉猎了些前人未曾涉猎的学术领域，如《试论戏曲音乐中的牌子音乐与板子音乐》即是一例。此文还被某些音乐院校选为教材，是我未曾料到的。

任何文章都只能是“一家之言”，不当或谬误之处是难免的。这些文字只能算是我的“足迹”，而且是蹒跚的足迹。

本文集的第一卷为音乐论文，第二卷为散文，第三卷为剧本及文艺杂感随笔。为平衡篇幅，在收选时体裁上略有交叉。由于时间跨度大，部分作品找不到出处，故均未注明出版单位、报刊及写作发表时间。

感谢武汉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这部文集，感谢出版社的彭小华

社长及其他同志为此文集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1999年6月2日



与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右）在一起



率中国武汉艺术团访日时，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陪同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中）接见《九歌》剧组演员



与著名歌唱家王昆（左）在一起，右为作者夫人

目 录

蹒跚的足迹——代自序	(1)
《程云音乐论文集·序》(周巍峙)	(1)
《韶》与夔	(4)
钟之歌	(14)
巫风·纣乐·郑声	(24)
琴话	(30)
失落了的古乐器——筑	(40)
略论孔子的音乐观——致刘炽同志书	(45)
汉唐乐荣衰之回顾	(54)
漫说汉乐府协律督尉李延年	(70)
试论戏曲音乐的牌子音乐及板子音乐	(83)
海外曲艺音乐谈	(103)
民族乐队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在“第一届全国 器乐独奏观摩大会”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116)
弦外弦——听乐杂记	(127)
声乐、器乐美的异与同——兼答李直心同志	(132)
山中人语	(137)
风格·色彩	(148)
洞箫哪里去了——谈音乐艺术的表现美与内涵美	(155)
雍门子周与接受美学	(161)

繁难的理论与多彩的实践

——也算参与“七平均律”的讨论	(166)
民族民间唱法试析	(176)
论“声”与“字”——歌唱艺术探微之一	(181)
灿若云霞的民族声乐之路	(190)
民歌的联想	(210)
心灵的火花永不熄灭——说民歌的命运	(213)
也把山歌作战歌——非音乐战线人物小记	(216)
“西北风”里说《凉州》——乐坛近年引发的小议	(220)
也算是祝辞——写给青年演奏员××的一封信	(225)
摆脱·摆不脱·不可摆脱	(227)
路标？路障？	(231)
《程云音乐论文集·后记》	(237)

后顾与前瞻——在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

成立会上的报告	(239)
光辉的过去照耀着灿烂的未来——略论聂耳、冼星海 之路(一)	(247)
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音乐实践——略论聂耳、冼星海 之路(二)	(258)
走聂耳路 创新乐风——纪念聂耳诞生 70 周年	(266)
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两颗巨星——在云南隆重纪念 聂耳诞生 70 周年大会上的专题报告	(272)
《冼星海全集》赞	(281)
探索在民族声乐新学派的道路上 ——从吴雁泽歌唱艺术想到的	(285)
愿歌坛出现更多的“善唱者” ——于林青《歌唱艺术杂谈》序	(291)

歌海投石	(293)
论“Vibrato”——歌唱艺术探微	(300)
浅说“引用”——听交响乐、管弦乐札记	(305)
志气与勇气	(312)
时代 社会 生活 音乐	(316)
对通俗音乐问题的思考——在中国音协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324)
歌的人生与歌的艺术	(332)
开价 600 万元,值不值	(341)
说“通用”歌词	(342)
词劣而曲美——从《纤夫的爱》说起	(348)
哆、咪、咪与游戏机	(350)
乐教的基础与天地	(352)
乐教:美育之花——为我市举办大中小学生月末 音乐会而作	(354)
美育之旗冉冉升起——听“珠江奖”少儿钢琴比赛 的联想	(356)
感谢音乐种子——听张帆学生手风琴演奏会有感	(358)
孔建华与尹维鹤——师德一例	(360)
“燕子楼”礼赞	(362)
“喂”观众	(364)
切莫煞风景——音乐生活漫议	(366)
假唱·硬唱	(368)
“包装”之外还剩下什么	(370)
一味地俗下去?	(372)
街头“唱”的什么歌	(374)
也说“高洪太”锣	(375)
血肉相连影视歌	(377)

后顾前瞻说“市歌”	(379)
不要小看孩子们——关于儿童歌曲的感想	(383)
茜桃的歌唱价值观	(384)
文化·娱乐——歌坛漫笔之一	(386)
流行·流行——歌坛漫笔之二	(388)
潮起·潮落——歌坛漫笔之三	(390)
自尊·自强——歌坛漫笔之四	(392)
“荒诞音乐”三乱当治	(394)
关于两首“古曲”的答问——乐坛琐语之一	(397)
外来的民族乐器——乐坛琐语之二	(399)
杨荫浏与阿炳——乐坛琐语之三	(401)
祝你健康	(403)
武汉交响乐史话	(407)

《程云音乐论文集·序》

周巍峙

从1938年起,程云同志从事音乐工作,至今已有55度春秋了。

在音乐工作的广阔领域中,他是个多面手。

——他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在延安时,他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学园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那里,他任音乐教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前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现武汉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首任校长。

——他从事指挥工作:1942年初,延安第二次上演冼星海作曲、塞克作词的《生产大合唱》这一名作时,由塞克导演,程云同志任指挥;他指挥过歌剧《白毛女》和1950年在武汉由千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他从事音乐创作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冀察热辽军区胜利剧社工作时创作了歌剧、歌舞及大量的群众歌曲,在解放区军民中很有影响;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支少数民族民歌合唱《炉边合唱》是1952年全国歌曲评奖的获奖作品,它的编配者就是程云同志;他是著名舞蹈《红绸舞》的曲作者,他把欢快的民间秧歌调加工成热烈、刚劲的汉民族舞曲;他编写的民族唱法男高音独唱曲《一湾湾流水》成为了一支保留曲目。

然而,50多年——特别是1949年以来,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了音乐理论工作。他是我国音乐界很活跃的一位理论家。

他的音乐理论经常涉猎两大范畴:一是近现代中国音乐史,常

常热情论及聂耳、冼星海之路；二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有时，他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本文集的压卷之作《路标？路障？》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本文集收录的全是他的民族民间音乐论文，是专集，但内容又相当广泛。涉及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乐律学、民族音乐学（有的可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美学以及中国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民族声乐与民族器乐的理论及实践的研究等等，且绝大部分已发表在各大型音乐刊物或报纸上。

我的印象，他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文章不止这 28 篇。这是作者本人的自选集，只是这方面论著的一部分而已，然而，已洋洋大观了。

我国音乐文化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种民族民间音乐形式丰富多彩，许多自古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不仅一直保存在各族人民的心里，而且活跃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音乐生活中间，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音乐典籍也十分丰富。

宏扬民族文化，音乐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如何深入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摸清它的发展规律和美学特征，这不仅是使我们对中国音乐的历史有更系统、更明确的认识和更准确的估价，而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音乐建设，发展和提高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创作、表演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很大的裨益。在这方面，已有不少音乐界专家正在钻研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可喜的现象。程云同志是其中勤奋的一员。

研究古典音乐有许多困难：要钻“故纸堆”，那是用古汉语、古“乐语”记述的。数千年来诸子百家对音乐艺术的本质、社会功能、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等方面的问题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要审视它，不仅要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尽可能多地具备广泛的学识。在音乐研究（包括民族民间音乐）这个领域中常有不同见解出现，这是正常现象，是理论活跃、文艺繁荣的现象。

本集中所收录的《试论戏曲音乐的牌子音乐与板子音乐》一文发表于1954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我国戏曲各类声腔与民歌、曲艺音乐的渊源关系和科学分类的重要论著。现在,“曲牌体”、“板腔体”已被公认为戏曲声腔的两大体系,而程云同志的这篇文章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见于用文字对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一篇,非常有创造精神。

《汉唐乐荣衰之回顾》(发表于1986年《音乐研究》)不是资料的堆积,不是过程的叙述,而是提供了一面中国古代——而且是“汉唐盛世”音乐文化发展、繁荣、衰微的历史的镜子。这对我们今天的音乐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这本文集所收录的28篇文章,长的有万余言,短的则是“千字文”,但可读性均较强。由于作者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手中有支行文流畅的笔,他常用散文、随笔的笔法写音乐论文。看来是枯燥的命题,在他的笔下却显得活脱脱的了,“可读性”是他理论文章的一大特色,本集中的《钟之歌》论的是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意义及其价值,笔法却是散文。

音乐论文集——特别是民族音乐论文集,当然是属于“雅文化”范畴。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引起更多学者、专家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使这块理论园地更活跃、更加生气勃勃。出现不同意见也是大好事,是音乐事业各方面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著名作曲家,曾先后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

《韶》与夔

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中国音乐史诸版本中,在说到周前(公元前 11 世纪前)音乐的传说史中总会提到“六代之乐”。其实,何止六代!杨荫浏先生著《中国音乐史纲》(1955 年版)在《周前的乐舞》一节中所列举的自伏羲至商汤(自公元前 33 世纪—公元前 18 世纪)即有十代之乐,而且还不算无帝号可考的葛天氏、阴康氏、伊耆氏三种上古乐舞在内。

“六代之乐”是周初经过选定而继承下来有代表性的古代乐舞,也是周以教授贵族子弟的礼乐教材,这就是《周礼·春官》上说的:“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咸池》(尧乐);《大磬》(舜乐,又名《韶》、《箫韶》、《大韶》、《大招》、《九招》);《大夏》(禹乐);《大商》(汤乐);《大武》(周武王乐)”。以上“六代”为周前五代,周本朝一代。在这许多古时期的乐舞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韶》与《武》两部。它确实有声有形地存在过、流传过。关于《武》,这里不打算多述,在《礼记·乐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共分“六成”[六段]每成的出演形象等);而《韶》乐则是更值得注意的古代优秀作品。



孔子是痴迷地欣赏过《韶》的,而且与《武》作了比较: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

“子谓《韶》：尽美也，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孔子本身也是位音乐家。对音乐艺术的内容、形式、表现力、感染力要求极严，而如此推崇《韶》，不会是无端的吹捧。

在孔子之前吴国的季札子赴鲁访乐也欣赏了《韶》并赞叹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帡矣！地之无不载矣！”就给了极高的评价。

《韶》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按《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元年乙未帝即位，作《九韶》之乐。”是年为公元前 2 255 年。而孔子的生活年代为公元前 551 年—前 479 年。当时，此曲已流传了 1 700 多年了！

不仅如此，它作为一支典范作品世代相传，到了“千古一帝”的秦，此乐仍在（灭齐而得《韶》）。《通典》也说：“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惟《韶》、《武》存焉。”到了西汉，它还在。《汉书·礼乐志》说：“高祖（刘邦）庙奏……《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更名为《文始》。西汉时，景帝、武帝时也还常有演出。到了后汉它仍在。《后汉书·明帝本纪》说：“三年……祭光武庙，初奏《文始》。”《章帝本纪》载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在孔子的老家祭孔时还演出过此乐舞。到了三国，按《宋史·乐志》说：“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改《文始》为《大韶》舞”，仍在，几乎恢复了原名，只是三国之后才不知所终。它先后流传了 2 400 多年。如此众多的史料记载了它的存在与流传，我们难道可以闭着眼睛说它“不曾存在”，是“传说”、“不可信”吗？它确实存在，其艺术生命力的强大为中外古代音乐史所罕见，堪称我国古代音乐的珍品、瑰宝。它的失传是很可惜的。

二

如此美好的一件传世之作，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是